



○一宋太祖乾德至開寶五年以前與列國分書者蓋以周王猶存之故自開寶六年以後大書承正統也蓋太祖得天下人心久戴天命有歸所遺者獨河東黑子彈丸之地耳或者以太祖之年終始分書槩以五代之君待之直以太宋之年大書似非公論今不敢從

○一遼國之年分註于宋統之下尊華夏也其帝則稱王外夷狄也夏亦稱主書之與遼例同均為夷狄也

○一金國之年亦與遼國同例者承遼故也

○一南宋渡江而猶大書其年者承正統同蜀漢東晉之例也

○一元滅金夏有中國而猶分註其年繫于宋統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絕也

○一元自世祖至元已卯滅宋方大書承大統也

○一音釋翻切參用韻會說文禮部韻府初學以便觀覽也

○卷之一

宋紀

太祖 在位十七年 附遼穆宗 耶律景宗 賢

建隆 三 乾德 五 開寶 九

○卷之二

太宗 在位二十一年 附遼聖宗 隆緒

太平興國 八 雍熙 四 端拱 二 淳化 五

至道 三

○卷之三

真宗 在位二十五年 附遼聖宗 隆緒

咸平 六 景德 四 大中祥符 九 天禧 五

乾興 一

○卷之四

仁宗 在位十四年 附遼興宗 真道宗 洪基

天聖 九 明道 二 景祐 四 夏元 吳元

康定 一 慶曆 八 皇祐 五 寶元 二 至和 二

嘉祐 八

○卷之五

英宗 在位四年 附遼道宗 夏常

治平 四

神宗 在位十八年 附遼道宗 夏常
熙寧 六年 附遼道宗 夏諒
熙寧 七年 附遼道宗 夏諒
熙寧 十年 附遼道宗 夏諒

○卷之六

哲宗 在位十五年 附遼道宗 夏順

元祐 八 紹聖 四 元符 三

○卷之七

徽宗 在位二十五年 附遼天祚 延夏順

建中靖國 崇寧 五 大觀 四

政和 四年 附遼天祚 延金太祖 完顏
政和 五年 附遼天祚 延金太祖 完顏

政和 七年 重和 宣和 七

○卷之八

欽宗在位二年而附金太宗晟西遼耶律大石夏順乾
靖康二元

○卷之九

南宋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附金太宗耶律大石夏順乾
建炎四年紹興元年附金熙宗亶西遼戚夫夏順乾

○卷之十

高宗

紹興八年附金熙宗耶律大石夏順乾
紹興十三年附金廢主亮西遼仁宗夏順乾
紹興三十四年附金廢主亮西遼仁宗夏順乾
紹興三十二年

○卷之十一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附金世宗雍西遼直魯古夏仁

隆興二年乾道九年附金世宗雍西遼直魯古夏仁

淳熙十六年附金世宗雍西遼直魯古夏仁

○卷之十二

光宗在位五年附金童蒙璟西遼直魯古夏純

紹興五年附金童蒙璟西遼直魯古夏純

○卷之十三

寧宗在位三十年附金衛王濟西遼直魯古夏全

慶元六年附元太祖奇屋温夏全

嘉泰四年開禧二年嘉定三年

嘉定 十四年之 附金宣宗 珣 元太祖 真 夏 真 遵

○卷之十四

理宗 在位四十年 附金哀宗 守 元太祖 真 鐵 才

寶慶 三 附金末主 承 元太宗 高 濶

紹定 六 端平 三

○卷之十五

理宗 附元定宗 貴 元憲宗 象

嘉熙 四 淳祐 二 寶祐 六

開慶 一 景定 五 附元世祖 烈 忽 必

○卷之十六

度宗 在位凡十年 附元世祖 烈 忽 必

咸淳 十

○卷之十七

恭帝 在位凡二年 附元世祖 烈 忽 必

德祐 二

端宗 在位凡三年 附元世祖 烈 忽 必

景炎 三

帝昺 在位凡一年 附元世祖 烈 忽 必

祥興 二

○卷之十八

元紀

世祖 在位共三十一 年改元者一

卷之十九

至元 三十六年之

成宗 改在位者十二年

元貞 改在位者二年
大德 十

武宗 改在位者四年

至大 四

仁宗 改在位者九年

皇慶 二
延祐 七

英宗 改在位者三年

至治 三

卷之二十

泰定帝 改在位者五年

泰定 四
致和 一

明宗 改在位者五年

文宗 改在位者二年

天曆 二
至順 二

順宗 改在位者三十六

元統 二
至元 六

至正 二十

目錄畢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一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脩直隸毗陵

荆川

唐順之

刑定

鄭西

張讓

釐正

書林

劉永茂

刊行

宋紀 附遼紀

太祖皇帝

帝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代周而
萬歲殿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葬永昌陵○帝聰
明仁孝豁達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特替國十餘盡削平之
信任儒臣分理即國抑奪權豪
愛養民力號稱英仁之主也

帝諱匡胤

姓趙氏

音卓

郡人

涿郡今涿州

四世祖

肅

幽都令

幽都令

幽都令

幽都令

幽都縣名今宛平縣屬順天府

周檢校司徒

岳州

防禦使

弘殷

娶杜氏

生匡胤

於洛陽

夾馬營

夾馬營

夾馬營

夾馬營

香孩兒營

識者知其非常人

點檢作天子

夾馬營今在河南府城東赤光蒲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

匡胤之生自後唐明宗登極之年天咸元每夕於宮中焚香祝

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

亥匡胤應期而生及長上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

人仕國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

從世宗征伐存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

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

代之及宋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

密有推戴之意矣

庚申

周恭帝宋訓元年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遼穆宗璟應曆十年

○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兵越荆南湖南凡三鎮○是歲周代春正月辛丑朔日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初

鎮定

二州言遼北漢連立自玉門東下王門關名在獲鹿縣周主遣殿前都點檢

日光相盪

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

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

驛陳橋驛在開封府軍士聚於驛門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侯王審琦虎捷右廂都虞侯張光翰龍捷

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

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

義匡胤弟也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

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

不省黎明黎明天漸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

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

黃袍加身

禁載

攬總

誓諸

衆郎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示今開封府 匡義進曰夫濟天
 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載擄奪匡胤
 曰甚善乃攬總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
 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
 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
 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示自仁和門入秋毫無
 所犯

綱目斷曰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
 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黜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而謳歌獄訟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
 之非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
 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
 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
 呂氏中曰穎賓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後唐以來
 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天下之厭亂極矣蓋其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

海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
 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
 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驛而後見也漢唐初
 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
 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
 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如石守信
 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
 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若孰能
 與於此哉

宋史斷曰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
 漬而人不忍釋然必德最久甚者累世乃得之商周是矣力取者誅
 暴鋤亂而人莫能敵亦必至累年然後定也漢高帝唐太宗是矣謀
 取者逢機遣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卒然不日之間可以集事宋
 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已處非其據
 行也周世宗以郭太祖妻姪為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處非其據
 而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謀託言有遼
 寇邊師而空國授之入也造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
 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
 為其麾下將士所逼自魏南還以取莊宗歐陽承叔於五代史以反

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一

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
之後脩文偃武以唐代寬殆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命固鄭伯乾曰或問宋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曰天
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而方耳大不見疑於世
宗掌軍執政嘗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而周室孤兒寡婦之運
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離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
天命以授受矣然而禁兵無七故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匪義之
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匪義之
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事理曉之以益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
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料平日之夙成而
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昧乎天理嗚
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
乃謂末世以謀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天命有婦
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一二

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

倉卒倉卒急遣將吾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

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天子所居侍御不得妄入故曰禁中

軍校王彥昇逐韓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
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流涕曰吾受
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六軍天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
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
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

淮南張氏曰嗟夫春秋之義不明而人心陷於利仁義之途久塞而
世道入於詐此王溥范質所以不捨二朝之富貴而復委質於藝祖
者亦獨何心哉司馬光曰不正之臣如此予故以為家不忠之
宋史筆斷曰臣當死而宋之君臣如此予故以為家不忠之
者也范質為周宰相親受顧命國存則身存國亡則家亡誠與國同
休戚者也今而周祚既移宋鼎已定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
當勒兵以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義正太祖至再至三待其發慙負
天地之言然後引劍自刎此其次也閉門自守義不食粟而以死自誓又
其復宋必惡而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自守義不食粟而以死自誓又
肯拜不得已而從之則其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

歷相五朝易百變辭賣國以圖苟全者亦何

鄭氏天民曰君臣大義根之心者非范質而誰

難味夫有甚於死之言固已無柰矣及列校擬匡胤發動良心而流其涕

頓出慙負天地之則匪亂貪圖富貴之心校擬匡胤發動良心而流其涕

死徇之薄亦隨之則匪亂貪圖富貴之心校擬匡胤發動良心而流其涕

而周事未遽至此何質等能以義讓而不可損然可回乃特若何

不為忠義鬼寧事此何質等能以義讓而不可損然可回乃特若何

固非紂之暴而匪亂得民亦豈武王之仁質等為社稷臣又高則不為伯夷

之無職可比而乃不行伯夷諫武王伐紂之事蹈首陽高則不為伯夷

理民彛其幾滅於五季之時乎匡胤為范質昔日之比肩而今日侍

其則背寧無汗乎此所以每事進呈輒具劄子而不能親議面論也

及老存形迹屢求避位死見真戒勿請蓋乎

悔何晚也又可見本心其可畏戒而漸盡乎

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日中曰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

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

殿服袞冕袞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即皇帝位奉周主為節王

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命周宗正郭紀祀周陵

帝王之與天數

廟定色尚赤臘用戌以火德王天下

色尚赤謂衣服旌節旆皆用赤

孟冬臘先祖宋以火德主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

李氏詩曰帝王之與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

題曰點檢日侍傍為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

兒可輔則輔之不之覺豈非天命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

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資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

餘姚許浩曰得天下者必與天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而後曰人與之

天與人與有差殊乎蓋天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而後曰人與之

自歸不啻如水流乎趨乎下也是則天之所與也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

懷顧望而已有可乘之資而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也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

之而自投於我也是不謂人與之也天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也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

商周是也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也天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也人與之者所行合乎天與之

蓋夫五季階亂朝暮易主當時之人視歸李嗣源則帝歸李從珂則

帝歸石敬瑭則帝歸劉智遠則帝歸郭威則帝歸柴榮則帝歸趙匡胤則

富貴世宗非族冒位連年經畧則帝歸郭威則帝歸柴榮則帝歸趙匡胤則

從珂其人陳橋之謀其亦必合矧太祖也然則太祖亦嘗有是心乎

紀音起

臣封功

曰魚是心也何以知之世宗聰察多疑當時大臣方面大耳若猶或不免以太祖之才而有是心則機緘將見而身亦難保於顯德間矣縱使幸免范質王溥亦將疑之其肯掃地而屬之於危疑之際且太祖在周時有戰高平下滁州勝六合降姚內斌劉楚信之功耳非若陳氏之有厚施於齊王莽之有餘名於漢以素要乎人匪惟太祖心未之望而人心亦未向也直以人懷願望之時而有可乘之勢天機一動衆皆翕從而勢自莫能遏矣是豈其有心乎故其言曰帝王之與自有天數求之勢窮極須定于一而紛止其心蓋可見矣世之好為高論者不知事勢窮極須定于一而紛止其心蓋可見矣世之好及後唐李嗣源計鄴為其兵與鄴人合劫入城歐陽五代史以反書之朱子通鑑綱目正之曰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曰唐李嗣源引兵入大梁非末滅也誠以人心推戴非其意也陳橋之事有類鄴都而兵不加於嗣源者而加之乎曰書反則誠不然上居堯之宮逼堯之所不加於嗣源者而加之乎曰書反則誠不然上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如之何曰春秋之法不峻法而誅人亦不曲法而赦人綱目所書李從珂效其主從厚有其故矣請於是乎觀

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

天下自此定

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

華山 華山在陝西華陰縣 **隱士陳搏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 **贈** **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群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專殺也 **節鉞** 編毛為之取象竹節**

宋史 斷曰太祖入京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率衆扞禦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逐之其格鬪遇害理或可說今及其妻孥而殺之何其殘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為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徂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其子孫之義知不授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足以及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則漢高之封雍齒豈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人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

論之 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瓊山丘氏曰 君臣之義天理民彝之正根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不容

民戒 雖或時蔽於物欲之私而其本然之明者固昭昭如也太祖委

遣使
諸州

宋祖
政首

立太
廟考

○遣使賜貸于諸州

質事周君臣之分素定一旦據其位而有之其心固有所不安也韓
通聞變亟歸將帥眾禦之使其謀果遂將實太祖於何地邪則通乃
太祖之深仇也而太祖改元肆赦之後未遑他務即追贈
通為中書令於此可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

綱目斷曰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宋主得國之初未遑
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則其恤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
奚翹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

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
宋史斷曰宋主即位之初遽遣使賑貸於諸州者豈欲是要譽於人
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蓋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迫於賦歛慘於刑後
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饑寒則當寒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
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若此可謂得為政之首務矣

○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光義即
臣義也

○立太廟

追帝其祖考先是張昭等請於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太祖從之復詔議
追尊四代號謚於是判太常寺雷儼上議尊高祖眇為僖祖文獻皇帝
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

為宣祖昭武皇帝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

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

始祖之廟而以大祭也土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
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
禮記祭法惟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

禘此禘尊法惟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
采子曰臣以為為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
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禘享東向其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禘而已

臣深考其說而為始祖而禘享東向其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禘而已
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
功德蓋不必自觀

綱目斷曰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
當至於廟以聚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祖
考蓋亦知渙之道矣

○漢遼還師○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喜安

○漢遼還師○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喜安

○漢遼還師○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喜安

○漢遼還師○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喜安

○漢遼還師○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喜安

加范 官 周昭 義使 李筠 起兵 伐宋

縣名今屬定州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
 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
 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
 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
 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
 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加國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
 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三品○賜貢士楊礪等十
 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周**遣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周**昭義節度
 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昭義軍名今為潞州屬山西先是太祖遣使加筠中書令使
 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
 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言

母疑也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太祖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
 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太祖遣歸謂筠曰我
 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
 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其罪幕府者以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避之今人以之稱元帥義取諸
 州刺史張福澤州本秦上党郡今屬山西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
 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
 讎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贇又來監心
 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漢主聞贇與筠異復遣
 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
 擊之敗筠兵于長平長平地名在澤州高平縣即秦白起破趙處○太祖圍澤州六月李筠

資治通鑑卷之...

平路州

死之先是太祖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贇筠走保澤州太祖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之被執也對太祖曰犬各吠非其主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秦李意太祖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太祖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太祖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單州今中

○廣義曰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死之學者北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蓋可見矣

○綱目斷曰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書克於下宰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死則其始終徇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

混一規模大畧

兵予倡義者書死之全節也夫以筠之無少愧乎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觀矣

秋七月太祖至天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太祖詔毀前侍衛二司各院所掌兵械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曠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起音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普為樞密副使初世宗之世太祖帥師之入潞也潞州今屬南直隸得判官趙普與語大悅之會獲盜百餘太祖將盡殺焉普請

先訊鞠然後決所活者什七八太祖大奇其才留置左右幽州人

也幽州今順天府薊縣名○**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九月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自太祖之甥也太祖即位加重進中書

令既而移鎮**青州**今青州府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太祖使陳思誨齎賜鐵

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猶獸名性多疑聞有

聲則豫升木上下不一故謂不決曰猶豫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

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冬十月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十一月至**廣**

陵城將陷廣陵今揚州府屬南直隸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

此何益耶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太祖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因令諸

軍習戰艦于迎鑾鎮迎鑾鎮在揚州府今儀直縣是唐主大恐遣高而且吏其子從

鑑朝于揚州十二月太祖還下

重進自焚死

二人之是非可見

綱目斷曰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親也李筠雖藩臣蓋

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親蓋嘗臣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

既臣於宋則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耶重進其心既二惡

拒宋曰自焚死二人之是非可見矣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

史書叛唐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

者嘗臣唐晉漢矣曰

智氏之豫讓非歟

宋史斷曰呂氏論韓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舉三

人而斷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歟蓋韓通身為宰輔社稷是寄李重

進為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復仇起兵死於國難有所不免

呂氏評以為忠當矣李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

忿因監軍使為世宗不能堪則其逆節以來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

已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欲與太祖決勝負定雌雄耳寧有睚眦哭

像之誠乎故自李筠而並韓通相去固亦遠矣

鄭氏天氏曰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槩以三人為忠而無辨宋史斷

則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為定論也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

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度為周室懿親恐身有不

免而然苟誠有為勇報仇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

懸像對使而泣天机觸而良心矢發天籟鳴而宿怨冰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不服顧豈不知螳臂以當萬乘之勢而欲與宋祖爭衡天下乎但求救於人不知北漢亦君之仇敵而不可同事者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其晚節乎兄弟閱牆外禦其侮於君獨不然乎又可不現天理之在人心者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青源軍今泉州府屬福建○主殺其叔父李胡李

胡子宋王喜隱輕慄無恒謀反事覺辭連李胡遂死于獄尋追謚曰章

肅皇帝

使臣斷曰遼穆宗殺叔李胡議者僉罪穆宗醜虜之行固也俾李胡為大祖之季子史氏論其殘酷驕盈大祖不能教而太后溺愛之蓋猶春秋鄭叔段耳喜隱謀反乃其家教所致亦由大祖姑息乃弟刺葛安端之亂故貽謀於後宗主多反側者然則穆宗此舉亦可以橋太祖之弊矣

○以實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

以實儀為翰林學士

五十五

遷端明矣翰林唐初名儒時召草制詔于北門候進士號北門學士明

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

見大祖岸憤跣足而坐岸憤露額曰岸髮布巾曰憤岸憤類其中因却

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

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折無所統一支解太祖歛容謝之由是對近

臣未嘗不束帶

綱目斷曰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犢矣實儀周朝之臣曩因滁州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耻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辛酉建隆元年凡春正月度反待洛民田○夏六月太后杜氏殂初太后

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

實儀却立不進

杜太后杜后遺命

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后遂殂。

光義光美太祖也。德昭子也。

綱目斷曰：杜后但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托孤匪人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宗訓雖幼，宋主烏敢朵頤其昂且欲太祖傳之光美亦如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馬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從子，天下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造此厲階之說，初不知夫死講義曰：以皇太后而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於此。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豫盟十七載倦勤之後，奉神器之大，舉而授之，龍行虎步之天子，堯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詠歎於斯云。

宋史斷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皆居帝位，而後及其孫。此意之遂亦難矣。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吳王壽夢之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以次相授。本其父之志也。至其孫光與僚而亂，作地齊神武之子長曰洋，次曰演，次曰湛，以次相授。恃其母婁太后為之內主也。然演殺洋之子湛，殺演之子婁，目賭之而莫能救。宋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則何不謂明告在廷共守斯誓，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謹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言播於群，初無此言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杜初無此言使知其亦將有以次相授之漸，然後徐求其罪而翦之乎。鄭氏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當之道。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得已，而不已適足以滋亂也。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卒之弟姪相繼被害，欲以福社稷適以禍社稷也。當時趙普就榻之力，諍之曰：為可恨，使趙普為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也。知此則誓約寢而所階去矣。由此言之，婦人之言鮮有不敗事。而公卿大臣，須用有學術者，入主其知之。

○二泉邵氏曰：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周太王之欲傳位季歷為文王也，吳子諸樊之欲傳位餘榮為季子也，今皆不然，而亦為兄弟相傳之幸。祗自生亂耳。予謂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命，拂常經，悖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惟不知此，其後太宗

致弟姪不得其死哉此之由與嗚呼廷美德昭之死人皆為之恨吾獨為之福耳向使其流復行則爭奪禍與篡弒相尋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者其尚監於此哉

○太祖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謂唐世將終

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八姓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氏晉高祖石氏漢明宗李氏潞王王氏

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世宗柴氏凡八姓也十二君謂梁之均王漢之隱帝晉之出帝周之恭帝同上共一十二君也僭竊相踵

鬪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

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

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

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太祖

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然執觀數人者

皆非統御才統御言其才不能統御衆人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

欲息
兵建
國久
長之
計

孟酒
釋兵
權

藩侯
解兵
權

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

飲酒酣屏音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

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

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太祖曰卿等固然其如

麾下欲富貴何麾下下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也故稱麾下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

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

途太祖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過隙猶言易過也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

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

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

公同公同... 卷之八十一

肉也謂使死者復生而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高懷德為歸德

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

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

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仁者之功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

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

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

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

官根固於內則賊温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

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

以服其心不動無故而行削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

國之策豈不動無故而行削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

○餘姚許浩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以致天下之亂固也欲安天下而

弱其臣亦豈為長計乎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而有

世臣之謂也又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如

取其弱則奚用乎夫君為元首臣則股肱也其可乎哉夫惟弱其臣而後

是將欲養其元首而削其股肱也其可乎哉夫惟弱其臣而後

弱而夷狄橫莫之禦矣宋之兵勢不振而浸淫以失天下其以此歟

然則何為而可曰不有封建之法乎善不能行之耳武王克商封諸

侯者八百時受封者豈必皆周皆召而無若石守信之徒也歟武王

割其地而處之大小相維爪牙相制祚綿八百於斯為盛是則普於

諸臣惟不能以武王之所以待其臣者待之逆其詐而億其不信耳

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人之從亂以不得其御也天下不必其

其臣而於人之弟之有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所謂巨室所慕其心則其

上不紊如子弟之有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所謂巨室所慕其心則其

皆慕者是已亂曷從而作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桓文桓桓文不於西

周也唐既衰而後有安史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桓文桓桓文不於西

周自弱耳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耳是在於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

權之解不解也普不務導其君休其有臣而御之何如不繫乎兵

務心置人腹中安得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為亂未矣帝主之於臣下

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為人而疑之乎必如普言則將如周世宗安得而

殺乎普懲目前之弊而不知快也脫有天之所植如太祖者善安得而

渡德祐密壁端冕航

海豈臣強之故哉

新唐
奔臣

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
復委以兵柄太祖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
○世宗太祖默然○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興元郡名
今漢中府是○周主景殂子煜立於江寧景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
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覲中原之志窺私視也覲欲得也中原即中國及淮甸入
於周浸以衰弱揚州既平太祖日習馬射戰艦於汴京南池景聞大懼
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豫章今南昌府屬江西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
策太祖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蹙弱憂慮成疾而殂子煜時留建康
建康即金陵也今應天府遂即位而遣戶部尚書馮謐音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太
祖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冬十月葬明
憲太后于安陵○初周世宗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太祖即位

親贊
孔顏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于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
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
是臣庶始貴文學矣○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
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
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若侵暴曰今復爾邪對
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邪漢超不
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
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
是益脩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齊州今濟南府屬山東道

○鄭伯乾曰太祖知關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
所不當容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超歟愛民則是矣如疑於臣何
聽超之驕縱而不治歟禮臣則是矣如害於民何太祖不得已而始
以強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將之心復陰諭漢超

而姑賞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為善而能使將愛民矣是君以民為心而愛臣臣以君為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為臣而不恤其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此條係新增

○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進至西山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宋史斷曰郭進守西山軍校有妄訟其不法者太祖察其誣妄遣中使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以快其意曾鞏遂以為馭將得宜斷曰可謂厚之以誠矣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鞏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命諸州課農桑

壬戌

建隆三年○唐昭宗李煜元年○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太祖謂

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

跋扈猶言強梁也○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魚跋籬而出故

曰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

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帝王保盛德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乎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民之有生主不能保安得不歸於亂太相初與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為重特下是詔以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詐不信斂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鑑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鑑歸之于江

寧以副使張漢忠為留後○冬十月以趙普為樞密使○遷其故主

帝于房州

王宗訓于房州

房州今房縣屬襄陽府

○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今湖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子繼冲嗣

繼冲保融子也荆南今荆州府屬湖

廣○十二月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表請救于宋今衡州

州府潭州今長○高麗來貢高麗國名今朝鮮國是也

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初盧懷忠使荆南還言

曰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二萬控弦控引年穀雖登而民困于

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慕容延釗行太祖謂范質等曰江陵

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音滅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

陵以討文表李處耘至襄州襄州今襄陽府屬湖廣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

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

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

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

假道
征荆
南

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倍道倍加

行不過三十里謂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

耘于江陵處耘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北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

之矣荆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卒萬餘同趨湖南繼冲因盡籍其境內

三州十七縣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于宋

祖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馬步軍都指揮使荆南

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為黃州刺史黃州今

湖廣○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保權牙校張從富等相與拒守延釗至

不得入太祖遣使諭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延

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太祖釋其罪以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千牛刀人主防身之刀也取庖丁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例之義故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唐顯慶

湖南平置倉

初始置左右千牛府
龍朔初改府曰衛
湘湖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

三百八十八○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

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

貯之以備凶歉給貸○唐清源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忠而代之○

秋七月太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仁之甚豈

宜受享命去之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歷代良將白

起等十人為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起殺已降周

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

史臣斷曰設聖賢像作孔顏贊而文教闡幸武成廟去白起像而武

教肅文教闡故其後真儒輩出武教肅故其後良將迭興宋之賢才

儷美三代皆

太祖啓之也

○十二月皇后王氏崩附葬安陵初置諸州通判太祖懲五季藩鎮之

專制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

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命節鎮所領支

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吊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

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若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

也民之所以若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

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

於是文以文臣知州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甲子凡六國一鎮春正月范質魏仁浦王溥罷質等自以國朝舊臣稍

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

奏御之多始此

州

置通判以文知

去白起像

史臣斷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愚謂范質等拜相

責國忘君事雖是歷代興亡之際諸姦臣積習多矣獨惟質等拜相

趙普
初入

雪夜
幸普
家

幽燕
欲取

之初諂懼太祖乃將先王此禮一旦廢滅則質等作
備之罪特為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誅耶

○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

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

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

聲普亟出太祖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

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

太原太原郡名今為府屬山西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

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喻太原地地方之小也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

正如此姑試卿耳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

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

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

補綴
蕭奏

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

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

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選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

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選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

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

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命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

從太祖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已者為言太祖曰若塵埃

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物色謂形狀也自是不敢復言○夏四月

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太祖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

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伺官對曰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

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

置茶
政以
分相
權

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上令就軍徵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李氏流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机務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温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教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以參知政事為丞相下一等散失之矣識者惜之

○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德昭太貴州團練使祖長子

遣將伐蜀

進王仁贍劉廷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兒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未習兵一旦

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

觀梁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

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

太祖詔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放還而蜀主遣趙彥韜孫遇為謀

課細作也蓋謂探敵虛實之人入汴覘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蠟

書獻之以蠟為丸置書其中故曰蠟書太祖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

名矣今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

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

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授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

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光義等由

歸州進鳳州屬陝西歸州屬湖廣○十二月劉光義克蜀夔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

三泉獲之夔州屬四川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駁其光

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

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作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

上破州城蜀守將高彥王全斌克興州縣屬陝西○命判太常寺和

峴定雅樂雅樂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

乙丑乾德三年○是歲宋春正月王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

趙崇韜等帥兵禦之蜀主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

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如意之為用執之

清殺道君所執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宋師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

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退保劍門名在四

寧劍門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諸君宜各陳進取

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

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清強輿大路合

可於此進兵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移來蘇而自率大眾

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眾退屯

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栗失次服栗恐甲戌

全斌至與趙崇韜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昭遠崇韜壬午全斌克利

州得其糧八十餘斛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議請降因命李昊草表

初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

乙酉降表至全斌等受之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瓊五州禹州

縣屬夔州施州衛屬湖廣開州今為縣屬夔聞蜀主已降乃引師會全

斌于城都成都屬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

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未

世修
降表
李家

解來
帽賜
全斌

祖設氈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貂鼠屬北方地寒以貂皮被
而外溫潤之義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
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使皆令西
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斷曰宋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夫蜀
之君臣亦皆乳口之見况其約薄侵宋以發禍蒙耳被俘于宋宜哉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驗天不食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者
預曰日行遲月行疾月遲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三月兩川兵起

日月同地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日道裏則不食也

王全斌等討平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

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太祖詔發蜀兵赴師

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

綿州綿州屬成都府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

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妻裝師

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今為縣據之彭州今為縣自稱興蜀大王開幕

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在戎為要在彼為害故

都府東川於是印蜀等十六州印州今為縣屬嘉定州蜀州今崇慶州

資簡昌普嘉戎榮陵等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

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

尚二萬七千金斌慮其應賊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廷讓力

戰大破師雄於新繁走保耶縣保縣名屬成都府全斌仁贍等復攻之師雄走

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出

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汭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太祖御崇元殿

備禮見之賜眷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議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今秦國公子玄詰為秦寧軍節度使今姑揭哲反秦寧軍庚戌祖卒太祖

廢朝五日追封楚王謚恭孝祖母李氏不哭舉酒酌地酌盧對反以曰

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死爾今汝既死吾何

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太祖聞而傷之○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

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太祖見其鏡背有識乾德

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

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遂

手不釋卷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

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乾德中太祖平淮甸或譜於世宗曰趙某

蓋終籠篋唯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諭曰卿方為朕作將帥關

封疆當務聖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

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也○冬十二月回鶻于

闐入貢于宋回鶻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唐以其地為交河郡今火州

○女真遣嗚突刺來貢名馬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府之東即今鼻

改曰女直初號女真後因遼興宗諱

臣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

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

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

姑揭哲反秦寧軍

今山東兗州府

酌盧對反以

初太祖將改元

諭宰相曰年

號須用讀書

人由是益重

儒臣矣趙普

初以吏道聞

寡學術太祖

每勸以讀書

普遂手不釋

卷太祖性重

嚴寡言獨喜

觀書雖在軍

中手不釋卷

聞人間有奇

書不吝千金

購之周世宗

十一

宰相用讀書人

撞碎寶器

常恐不迨所以聚書欲廣

○太祖嘗見袒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

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也

闐入貢于宋回鶻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唐以其地為交河郡今火州

○女真遣嗚突刺來貢名馬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府之東即今鼻

改曰女直初號女真後因遼興宗諱

臣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

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

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

通於夷狄矣安得不啓中原之禍沙門島在山東萊州府城西北大

十里海中凡海舟渡遼者必泊此以避風宋時嘗流罪人於此

命宜主祀事○夏五月親策賢良方正之士姜泌等于紫雲樓○占城

封以孔宜祀

丙寅乾德四年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曲阜魯縣名

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王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

命宜主祀事○夏五月親策賢良方正之士姜泌等于紫雲樓○占城

來員占城

丁卯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

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

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

化節度留後崇義軍名今湖廣德安府隨縣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

劉光義劉廷讓蕭謹並進爵秩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散

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

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季氏憲曰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

則易於反掌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

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

全斌貪慾以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

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愛民御將而得

○臣氏中曰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辨
吾事而已足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
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
任義倫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
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
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議論清節

二月以西川轉運使給事中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
居蔬食及東歸篋中唯圖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
曰臣止監軍旅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太祖亦聞
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

史臣斷曰曹彬之薦義倫固以其清節耳孰知其志有相契者乎彬
之行師不妄戮一人倫之使兵越還請以楊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飢
民此其活人之志相契者也而
彬之此薦可謂惟賢知賢矣

五星聚奎

○三月五星聚于奎奎如連珠在降婁奎主文章此蓋天下文明之象
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按星曆嘗曰下

文治精華
露於國之初

立宋氏為皇后
覆試貢士

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拾遺謂官名二

與謂不得預見也
呂氏中曰以五代雲霧昏曠之久所以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秋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于光祿嗣

戊辰開寶元年凡五國一鎮春二月立宋氏為皇后右衛將軍○三

月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太祖謂左右曰聞穀不能劄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聞黨與頗

容竊次文衡公器豈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中書覆試

宋史斷曰人臣之節莫善於不貪亦莫不善於至貪蓋貪則必始於奸佞奸佞相濟而為惡之心無所不至矣觀乎古之貪臣曲學以阿世竊祿以專權蔽人主之聰明納四方之賄賂賣官鬻獄濁亂朝經大拜奸回勢傾中外而莫知紀極者孰不由於貪乎陶穀以一介布衣為周之翰林承旨亦已榮矣夫何於太祖受禪之頃弗問弗詢遽出袖中之詔以自售豈非深欲太祖見知而冀登揆路歟穀之肺肝瞭然已在大祖目中矣已志不遂復使其子邴登第太祖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覆試由是穀之計遂沮矣嗟乎穀之計屢能而屢不中者何哉蓋以天生明德將欲使天下大治而奸佞不能施其巧耳向使氣運稍衰王不能察則穀幾何而不為奸佞之歸乎

○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先是太祖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

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太祖微時客遊至漢

紫雲黑龍之祥

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世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遵誨惶恐請死太祖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是紫雲漸散矣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夏州今寧導

誨至鎮召諸族酋長酋長魁帥之稱諭以朝廷威德剗音奎刻刺也羊醜音疎下酒也酒宴犒甚至眾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

綱目斷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各有神異觀紫雲黑龍之事則彼吞後邪覆跡之兆不誣而構宋之興也孰禦况於遵誨不念舊惡惟結新比宋業之興豈偶然哉

史臣斷曰按董遵誨不知書器達無崖岸多方畧武藝絕人嘗事周世宗屢建大功宋祖知之素矣於是釋怨而用之以當西夏之一面夫釋怨而用賢若齊桓公之於管仲唐太宗之於魏徵此所以為創業之英主也遵誨雖非管魏之比宋祖誠為桓公太宗之亞乎

北漢主祖

秦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按獲聖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通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快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後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義為子至是繼恩即位謚鈞曰孝和皇帝先是北漢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召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顯參預國事五臺山在五臺縣五臺山高

出雲表項皆積土因謂之墓世傳北方有既又殺樞密使段常以郭無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凉山者即此也

為為相悉委機務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

段常其罪有坐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主不報而拘其使

漢主亦憂憤成疾殂初太祖嘗因北漢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國世難

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

山名其勢綿亘數千里雖然因地立名其實皆曰太行禹貢太行恒山至於錫石蓋相接也今平陽澤州彰德懷慶衛輝等府皆是以決

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故終鈞之世

不加兵焉

哀漢主言不加兵於其世

餘姚許浩曰太祖諭劉鈞降鈞謀報曰河東誠不足當中國然區區為守者懼劉氏之不血食也史稱太祖哀其言終鈞之世不加兵予意不然昔吳王夫差栖越會稽越王行成夫差舍之後為越敗而亦請成越王不許遂亡太祖宜知之矣况兵家之道用而示之不用能

而示之不能是將用之而示以不用能之而示以不能未可知也其肯哀其其言而舍之乎特以天位甫定恩信未著我民未有親上死長之誠而彼未有後我來蘇之望無之遠為唇齒急必赴援未易卒勝有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何所逃乎太祖曰我意正然則其所以不加兵者此爾豈為哀其言哉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之遣徐鉉求成何以曰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割睡而獨不哀之耶

○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侯霸弒其主繼恩相郭無

為誅侯霸禁主繼元立遂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遣兵馬總

管據烈將而赴之○冬十一月享太廟每室加常○大食來貢

乙巳開寶二年○遼景宗賢保寧春二月遼主田于懷州獲熊歡飲醉

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盪人花哥危人辛古等六人弒之年二十九

廟號穆宗諡曰孝安敬正皇帝

史臣曰遼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論臣不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畷獵無厭偵驚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

歎除鷹坊刺向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寔起肘腋宜哉

遼主寶立賢小字明康世宗第二子也穆賢聞遼主璟被弒帥甲騎十

人赴懷州群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越知國事○三月太祖

命李繼勳等進薄太原進薄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治與之戰也大敗漢兵于城下太

祖自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遼為援夏四月何繼

筠逆遼師于陽曲陽曲縣名今屬大名府敗之斬首數千太祖命以所獲遼俘示

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

筆斷曰太祖料契丹必曰鎮定嶺入援太原命瀛州防禦使何繼筠領精兵數千越右嶺閉拒之翌日繼筠子承睿果來獻捷其與魏武

遣將遽守合離命之曰樂進城守張遼李典出戰敵至異大破之同

出一撥魏武矜之自謂長於料敵而歸功於己太祖喜之以為繼筠之功而拜建武軍節度使何功賞相去若星之遠耶蓋魏武之心不

過欲神其謀氣壓諸將使人有所攝服太祖之量直欲包容宇宙削平禍亂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耳意

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

太祖

大食來貢

恤刑

○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太祖以暑盛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殿前都虞侯趙建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未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時大軍頓草池中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最爾晉陽最爾小貌晉陽今太原府是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塞復都屯兵上黨上黨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也今為潞州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湯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

太原 鮮圍

○

唐李開寶二年○

春二月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

易論三十二篇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

此交 正當 朕下 今事

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欽容對曰此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史臣斷曰宋儒諸公之學行昭素其有倡始之功乎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此其學向正也太祖召見講易不肯仕而求歸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就決之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市者亦不忍欺之有盜扶門盜其椽木乃即自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以致里中無盜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假驢者然後乘之以出此其行何質况遇太祖愛其言優其禮於是宋儒諸公得以聞風而興起矣

○秋九月詔脩前朝諸陵被盜發者詔洛陽風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

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南漢主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煮剝剔刀山

魚樹之刑賦歛煩重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京城左右離宮數十離宮天子出遊幸無度太祖聞之歎曰吾當救此

吾當 救此 一方 民

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一

漢代南

一方民乃令唐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銀囚唐使報書甚不遜唐主上其言太祖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桂州今桂林府屬廣西

西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及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郭崇岳等禦之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富州屬韶州

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克賀州賀州今賀縣屬廣西十一月攻昭

桂下之昭桂二州名昭州今平樂府屬十二月克連州連州屬湖廣大敗漢兵斬首萬餘遂

下韶州韶州屬廣東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遣郭崇岳屯馬徑以禦

宋馬徑峇名在雙女山下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春正月潘美克英雄二州英雄州今英德縣屬南雄府

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杆禦之備美遂進攻崇

岳為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漢王及澄樞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

南漢平

京有宦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極竹角反刑也宦者乃刑餘之人故曰極人吾

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一十七萬二

百六十二○夏六月封劉鋹為恩赦侯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命大理

卿高繼申引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踈

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謂左

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劉

鋹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講武池鋹先至賜以卮酒鋹

疑有毒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

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大梁郡名觀今開封府太平之盛乞延旦夕之

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鋹

酒自飲之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

推置人心

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重

有犯法

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壬申

開寶五年

春正月禁民鑄錢為佛像浮屠

蓋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傲福故禁之浮屠

釋氏也俗稱曰佛

○夏五月大雨河決太祖謂曹翰曰朕信宿以來信宿謂也焚

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景公一發善

言災星為之退舍

宋景公三十七年災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

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今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宜有動候之果退三舍矣蓋一舍三十里也

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為災也太祖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

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

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太祖曰朕恐

掖庭幽閉者眾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掖門之旁者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

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

戒公
主用
翠羽

萬歲○秋七月宋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

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

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

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

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

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

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

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易復言

呂氏中曰初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癸酉

開寶六年

春二月高麗王昭卒子仙立○三月鄭王宗訓殂

周恭
帝殂

海物
必佳

于房州太祖素服發哀較朝十日謚曰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
焉○覆試貢士於講武殿自是殿試遂為定制○夏四月命薛居正監

脩五代史○交州丁璉來貢詔封璉為交趾郡王交州古南交之地漢置交趾郡唐置安南

都護府元為安南國本○源于越耶律屋質卒于越者遼之至貴之職而其位居南北大王上

非有大功○武寧節度使高繼冲卒○秋八月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為

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穰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

第會其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

不暇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

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

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請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

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音育也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即欲

雷德
驥謗
晉

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
邸店以規其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
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驥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
刑名附會依附而會合之也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鑊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柱斧大斧也齧五名切齒斷也命左右曳出黜

為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靈武今靈州千戶所

屬陝其子有隣音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賂

駝都詭反法普復比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驥為秘書省權有隣

秘書正字普恩意贊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

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

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王城節度使河陽今孟縣屬懷慶府普至

設瓦
壺焚
章疏

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第開封尹皇第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大漸言其疾大進至惟危殆也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

呂氏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晉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爾

○九月呂餘慶罷○帝封弟光義為晉王兼侍中宰相上帝加子德昭同平

章事以薛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冬十二月行開寶

通禮帝命李昉劉溫叟本開元禮損益為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七年凡四鎮夏四月遼使耶律昌來朝始通三佛齊來貢三佛齊在

瓜哇之間唐天祐初始通中國○九月命曹彬帥師伐虜初帝屢遣

使喻江南國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

成勿暴掠生民

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以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宋史斷曰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恣於殺戮而竊窺昂祚其意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天下殊不知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不在乎強暴而在乎仁義也太祖初與四海昂沸群雄並列北有契丹劉筠李筠東有李重進西有孟昶南有李煜廣有劉鋹並列北有契丹劉鼠伏山谷狐潛草野比比皆是以當時形勢而言孰不以為當大奮兵威極其殘酷然後可以削平禍亂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已憂以弔伐為已任與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於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及城未下諸班衛士咸願登城效死帝曰吾寧不得太原不欲令汝輩陷必死之地後討江南命曹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孟子堯舜之君矣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孟子

曰仁人無敵於天下又曰然而不旺者未之有也

○冬十月彬等登江陵水陸並進閏月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

石磯池州府屬南京銅陵縣屬池州府采石磯在太平府城北初唐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

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維繫也疾棹抵

北岸以度度量也江之廣狹因詰關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

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紵居

反大索也自荆渚而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若水

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

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與

唐師遇輒敗之○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

亂若此宜其賊虐於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奉命圍唐常州常州今直隸南

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京也

乙亥八年是歲唐亡凡三國一鎮春三月遼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如遼報使也八

月遼使耶律霸德來致方物○曹彬圍唐江寧屢敗唐師于城下潤州

復降潤州今鎮江府唐主危迫十月乃遣其吏部尚書徐鉉等貢方物上表以

求緩師鉉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

柰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初鉉在江南以

名臣自負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大臣亦先白帝曰鉉博學有才辨宜

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

邦之命鉉見帝反覆論辨不已帝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

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鼾候肝反睡也鉉惶恐而退仍各厚

賜遣還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大哉王者之言

宗孝弟文才武

宋史斷曰太祖折徐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大哉王者之言也又曰但其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斯言似失於倉卒而不能明其王道之大於天下矣古之帝王以天下為一家者譬如天之所以為天無不覆幬無不化育也禮樂刑政總之為乾綱孝弟忠信扶之為世教柔而順公者則脩文德以來之強而梗化者則發兵將以伐之使危者安溺者濟死者生疲癯老弱咸囿於春風之中困厄顛連舉沐於恩光之下斯則以天下為一家之道也世至五代天命屢革而王道不行四海糜爛於干戈生民顛賴於虐政未有以弔伐為已任者也幸而天眷有德太祖作興伐罪弔民兵不血刃自舜禹以降未有若是之仁者也故竊盜名字者正宜束身歸命共沐王化豈可謀據一方偷生昂鑊而使蘇張佞舌遊說於堯舜之庭乎當此之際太祖宜責鉉曰朕以天命討平禍亂必使天下為一家終不令朕赤子陷於水火之中也歸語汝主欲降即降不降即守母貽後悔禍延黎庶如此則其僭竊之心必有所折矣當時謀國諸臣皆不出此遂使太祖弔伐之仁不能昭明於世而失於軒睡之言噫趙普諸臣不得不任其咎矣

○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彬圍唐日久唐主猶不知之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先是兵柄委皇甫繼勳至是殺之彬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

江南平帝泣罹鋒刃者

急攻而城中日迫十一月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唐主率臣僚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千萬賑恤之

當氏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勝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讎仇而太祖待之極其恩
 禮劉銀后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借篤之豪悉得保全
 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管而太祖待之曲如赤
 撫江南與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爲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
 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

宋史斷曰自古僭竊之主窮奢極侈淫刑不道天將夷滅其國固有
 災異屢見而至於滅亡者秦符空趙石虎是也蓋符空亡而亦卒至於滅亡者災異屢
 見而至於滅亡者秦符空趙石虎是也蓋符空亡而亦卒至於滅亡者災異屢

敗而蜀孟和南漢劉鋹受其禍是猶脫虎口而就虺毒也姚萇之暴石虎
 災異乎孟和劉鋹受其禍是猶脫虎口而就虺毒也姚萇之暴石虎
 水火而歸父母也天安得復垂災異乎由是觀之天之眷祐下民未
 嘗不全其生育而恤其災患也然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彼違天而虐民者果何心哉故史書曰圍金陵不曰攻金陵又書曰
 江南平不曰破者于以見太祖天命人歸之德非前代人主所能及
 也者

史臣斷曰凡史書亡國必書其死節之臣不書不足以爲史也蜀之
 亡而死節者高彥傳江南之亡而死節者陳喬夫何續編乃知去之
 此豈非缺典乎續綱目皆大書之以章懲勸則書法無愧朱夫子矣

○進封劉鋹爲彭城郡公彭城郡今改爲徐州直隸南京

丙子九年十月以後太宗與太平與春正月帝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

奉正朔命勿宣露布奉正朔謂奉行宋之正朔不自改制也露布每戰

示明告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帝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

鞍馬有差授李煜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

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爲江南大

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音暨因出洎所草召上

江援兵蠟丸書示之以蠟爲丸置書其中故爲蠟丸書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

他尚多自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帝竒之以爲太子中允○二月

以曹彬爲樞密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

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

曹彬不伐功

封李煜

好不過
錢多得

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使相並去聲凡以檢校官兼中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左傳獻俘授馘注獻謂獻之於廟也獲囚也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呂氏中曰漢高帝善將也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日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淮南蔣氏曰孫武子曰將受命於君者也而君命有所不受又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何也漢文帝以周亞夫為真將軍按成以智功之跡自露者其善不足數漢文帝以周亞夫為真將軍按成徐行不敢馳驟其聽門士之約束而議者謂馮唐先有以啓之矣

真得
古人
命將
之體

謂上古遣將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治之聞以外將軍治之細柳之事由其有斯言在耳以為之軍覆而不斬將命將而復使將受命於常談不足與議攻伐之事也軍覆而不斬將命將而復使將受命於君此碎城喪師殞身辱國接踵於後世而猶不知悟乃緝墜緒而謂出新議以誇人抑不思甚也若夫成功而自誇不知悟乃緝墜緒而謂王濬與王渾爭平建業之功每進見武帝陳其功伐之勞或不勝憤徑出不辭周書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濬豈能知此哉善乎范通教濬有曰卿功則美矣然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流涕之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人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如周公之才飲醉必至於狂悖而不知所為也悲夫故仲尼曰貴之有周人如人飲醉必至於狂悖而不知所為也悲夫故仲尼曰唐以匣劍授曹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母惜也此劍真得古人命將之體矣又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後乃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此則太祖以卿為使相後乃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既曰授之又曰姑少待之如以美物與嬰兒惟恐其最索而不能相繼也此豈為君之道也哉韓信拔齊請以假王鎮之高祖曰大丈夫當即真矣以假為遂裂數千里之地而封之項羽刻印吝弗能與卒至漢興而項滅矣使彬如王濬之淺夫彼唐何以待夫彬也若夫彬以習夫養鷹者之術矣飢則用飽則掣此非所以待夫彬也若夫彬揣率太祖之意若合符契則太祖之範圍彬已先解矣

鄭氏景輝曰太祖素以誠信御下而此舉為食言曹彬平生清謹知名而退語為失言雖然使相之吝愈於漢高濫賞而莫之繼得錢而願足資於韓信之缺厚望者遠矣

黃祿封識甚固

晉王焚香脩貢

帝西京郊祀

○吳越王俶來朝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

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三月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

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封孫氏為王妃留兩月而遣還辭歸帝賜以黃祿

封識音志也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

益感懼既歸每視事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遠顏咫尺左傳僖九年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

庭焚香而後遣之○三月帝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少子也○帝如西

京遂拜安陵軍祖陵也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

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帝

弗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漢都關中置長安縣

今屬陝西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

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魏武侯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

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殫音丹盡也四月還東京○曹翰屠江州今九江府是殺唐

守將胡則先是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未下刺史謝彥實乃集眾謀納

款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負之刺史不忠欲背國

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乃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實彥實逃簷露中

執而殺之集眾為唐固守曹翰圍之城陷翰執之數其距命之罪對曰

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盡屠其民厥後曹

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而子孫有為乞丐者

唐守將胡則死

宋史斷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將者武夫也聖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殺之柄則其屠戮之禍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每遣將吏必諄諄戒之曰慎勿妄殺當時諸將莫不奉命所不奉命者惟曹翰一人而已翰至江州胡則率兵拒守翰怒其距命執而要斬之又忿江民訴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慘酷之甚耶昔李廣之殺降卒慮其有變故也則為義士今已就執何其震怒腰斬以快其忿其好殺之心猶有甚於師殲之暴矣然而天道好還理無不復白起之喪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史稱翰歿未久子孫有乞丐者蓋以為殺戮過當之報嗟乎以翰之屠戮而言其報豈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氣亦為翰所喪多矣厥後金人入寇縱兵大掠二帝蒙塵忠良遇害其禍豈不尤慘於江州乎故世之為將者誠不可不以曹翰為鑑而以殺戮為戒也

攻太原

○秋八月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宋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

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齊延琛穆彥璋

等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忻代汾沁遼石六州名俱屬山西道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

太祖

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主遣其將耶律沙救之○冬十月帝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帝崩先是帝不豫壬子夜大靈

帝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宦官宮妾悉屏音逆逐也之左右皆不

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音擢築地也春也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音逆逐也后見晉

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

濯至再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

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音逆逐也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

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雖深

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

汝禁也一日罷朝坐寢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

易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

帝性仁孝

不容
苛虐
洞開
諸門

防非
窒慾

取艾
分痛

善於
任使

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
 之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
 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
 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
 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
 無間言哉又謂宰相曰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
 享厚福邪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賞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
 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
 貸死惟賊吏棄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則未嘗容貴也晉王嘗病亟
 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
 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善於任使即位

之初交廣劔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

北關南馬仁瑀守瀛州今河府韓令坤鎮常州今真定府賀惟忠守易州今屬保定

府何繼筠領棣州今武定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李謙

溥守隰州今屬山西平陽府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昭義今山西潞州府趙贊屯延州

今陝西延安府姚內斌守慶州今陝西慶陽府董遵誨屯環州今為環縣屬陝西慶陽府王彥昇守

原州今為鎮原縣屬陝西平涼府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

甚厚郡中筦與管同權音格之利管權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禁民私賣酒醋茶塩之類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為

權獨取利也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

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

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

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

赤心
群下

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
果得其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為雖已之妻與子亦
不得聞其德昭等在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待疾而亦悉屏之使
聞太宗之意欲何為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言而遂行奪之計者
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
絕之際亦無一人在旁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
喙其子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左右之人
與其子廣又以其子勇於其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致太宗
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其子勇於其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致
或離席若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遙見燭影下晉
子託命也斯聲也可疑也亦太祖之餘威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
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其有疾而灼艾也為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福德非吾所
哉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於梁孝王武宋文帝之於彭城王
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
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是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
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夕宋后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
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
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但當直前何待之有

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為無心未
為無黨內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
所不載而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之孫以去疑夫相復生以報寃也
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之以貽後世
不可以輕損滅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進懲於既往而所以懼
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自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
華亭夏寅曰宋論云三十篇首祖胡一柱之說傳疑焘彙發本末
試逆加太宗則胡可以文章有取宋論數篇而點其說點之是不
世宗於兵間戰高平推南唐諸州初豈有黃武超世而質任自然其
都點檢以輔嗣子黃袍加身雖晉王趙普及諸將謀然天厭五季之
亂而不生賢哲擬其後世宗太祖皆撥亂之才繼世以安天下太
終不取得乎陳橋之變救野之役韓通之贈伯夷叔齊之不取兵武
王太祖豈遽忘君臣之義天討天命蓋有不得而釋者矣受周之禪
東取唐西取蜀北收澤潞南開荆廣天下固已大定矣干此之時循
漢唐故事立德昭為皇太子以繫天下之望誰能禁之乃奉母后臨
歿之言篤愛晉王又嘗與群臣言晉王龍行虎步異日必為太平天
子太祖獨不首天子無戲言哉願以世宗平日嫌猜而莫能害已晉
王之心事可以瞭然見矣劉氏乃謂太祖於其母命若果樂從何不明

吉外庭而使謹密宮人掌之是蓋不欲其言播於群聽欲待時移事
 改而皆之噫其不然矣夫以太祖之英武質直友愛天至傳之一言
 決耳豈好為此彌文之舉假令授弟之意不堅晉王德業日盛不及
 今謀之趙普以安德昭而便國家欲俟何時之移何事之改何所為
 而背之耶若俟夫彌留之頃倉卒暮夜以冊立大事復從中出踵李
 唐叔代故弊吾恐太祖創業垂統又決不至是也且晉王既入侍則
 國其國矣亦獨不為兄弟忍須臾而至此耶劉氏又謂晉王挾詐
 乘其國之未為無心未為無黨內外布置非一日之積意自太祖削平
 諸國威震天下故人宿將皆釋兵就鎮諸王又未嘗開府置兵而家
 人上下孝愛肅穆晉王雖欲樹黨潛布腹心安得內外皆同而德昭
 兄弟父而莫覺耶劉氏旁引曲證無非欲成太宗之獄曷不觀其平
 生兄弟之問乎灼艾分痛容有虛情其得張齊資不用語晉王曰留
 汝異日作相此豈空言愚弄之耶若夫宮燭之下左右悉屏晉王時
 或遜席太祖引斧擲地好為之言吾意太祖克尊母命藏之金匱安
 知此時太祖不與晉王申言太后有天下大慮亦欲晉王以次傳之
 秦王德昭以母忘金匱之盟晉王不取遽當時起而遜避耶太祖嘗
 與晉王言今日天下統一統錢塘久奉正朔獨幽冀未下遺子孫患而
 木宗以今國家兵力剪北漢勢若孤囚漢滅然後置契丹復中原故
 地錢氏雖臣屬必納土然後天下定于一太祖母無乃是其言而謂之
 好為之耶凡此皆臨終付托大計豈婦人女子所宜與聞言畢而奄
 然殞落尚何疑哉弒逆天下大惡春秋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漢

啣啣之誤子

魏以來南宋劉劭隋楊廣梁朱友珪皆嘗為之宋隋梁得國不仁故
 有弒逆之禍不旋踵而滅亡太祖以仁得天下太宗以仁承之付
 文子文孫世濟其仁保有大業劭友珪任恃自速其辜楊廣雖臨六
 合天禡其魄昏迷不省郊而大風動威以此絕卒假宇文氏手斃之天
 奚為嚴於隋而寬於宋耶即晉王果弒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德
 昭力能復讎則復之不能則去而圖之又不則申大義以身殉之
 不與共天下也胡至從軍太原將士屬心輕以一劒自裁而不以刺
 人之腹耶而宋之諸臣甘心俛首猶為國有人乎若宋后之不成服
 不踰年而改元秦王之德昭之不得其死宋后婦人太祖大漸之祭或
 嘗欲召德芳本宗既立左右因以離間而太宗興卿之過矣不踰年改
 元此太宗厲精求治而規模細密急欲以元慎始容有莫覺其非而驟
 極亂之後禮樂崩壞春秋之義未明改元慎始容有莫覺其非而驟
 為之者至於秦王之死雖太宗欲以大明計傳子豈無處之之道惜乎
 晉之不學而至於果於授弟太宗質問之意善進再悞之言則是果有
 金匱之盟太祖果於授弟太宗質問之意善進再悞之言則是果有
 秦王而太宗之不出於授弟太宗質問之意善進再悞之言則是果有
 乃欲以暖昧之情無故加人弒逆明矣宋事本末如比而胡氏劉氏
 後世亂臣賊子狙詐狐媚之防吾胡可以不以輕格
 瓊山丘氏曰嗚呼宋太祖之防吾胡可以不以輕格
 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不知考覈之實可乎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疑因其信而信之因其疑而疑之可也按宋史太祖紀云開寶九年冬
 冬十月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殞于殿西階太宗紀云開寶九年冬

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特承恩
 顧及太祖崩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程德玄傳
 云太祖大漸之夕德玄聞夜有叩關疾呼赴宮邸者德玄遽起赴府
 久之見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馬詔傳云九年冬十月十
 九日既夕詔造程德玄德玄詰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
 辰詔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祚此宋史所載可謂信者也胡一桂史纂
 通要云太宗善政史不絕書所可惜哉太祖臨崩但遙見燭影搖紅
 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陳桎通鑑續編云冬
 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引柱斧截地大
 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截地大聲曰
 好為之俄而宋主歿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王王
 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二書所載可疑者也愚嘗因其信疑之故而
 考核之則宋史的為可信也何也元人去宋未遠且史成於衆人之
 手使大宋誠有此書當時秉筆衆人豈無一人一言及此而畧不少
 見焉其散見於各傳者不約而同皆云太祖既崩太宗始入並無所
 謂斧聲燭影之事屬以後事之不信以傳信斷以宋史其可信無疑
 矣胡陳二子生草澤之中考究不精見聞不廣輕信傳聞之言質以
 一己之私見烏足信哉原其所以為此說者其原蓋出於李壽之長
 編意在當時必有傳說疑似之言有不得其其實者故盡為長編痛欲
 表白之謂正史實錄於顧命大事皆不能記故深為之惜不得已而
 采錄雜說刪潤其文以補史氏之闕云耳故既節國史特瑞志僧瑩

湘山野錄語於太祖未崩之前又錄司馬公涑水紀聞語於太祖既
 崩之後將以暴白二帝授受之明以解世俗疑似之傳者也胡陳二
 子作為私史紀載其事考究不詳刪節欠精立言無法遂使太祖有
 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嗚呼茲豈小爭而可輕忽如
 此哉設使太宗誠有此事其罪固不容誅矣萬一無之豈不負太宗
 之冤哉抵罪反坐韓子所謂人禍大刑必有所歸矣且符瑞志及野
 錄中所載者皆以神異人之靈驗而已非國正史也其言固無足信然
 其中所云帝引群臣環王宸以瞻聖體王色瑩然而出湯沐似亦知
 當時人有所傳聞之疑也惟棟水紀聞乃溫公所述溫公平生無妄
 語其筆之於書必不妄也溫公亦以爲太祖既崩而後太宗入則無
 此事也明矣其召德芳及宋后托命之言史雖不載然觀其後太宗
 不成宋后喪及二王不得其死容或有之亦未可知此於太宗比諸
 弑逆其罪為小不必深辨然溫公而著此說似亦當知時人有此傳
 聞之疑也雖然胡陳二子固非矣而李壽之書此亦豈得為是哉夫
 志與錄二書所載之事與其人不同也盡乃雖合之以為一又改載
 雪為戰地改好做為好為之又加以大聲厲以爲後事之語何所據哉
 嗚呼有此事乎無此事乎果一事乎果二事乎史者實錄也不核其
 實而輕信人言可乎由是觀之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
 之疑者壽也况壽明言此據吳僧文瑩所謂湘山野錄者正史實錄
 並無之噫正史實錄皆無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且生後此無慮
 百餘年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玄等所脩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
 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

待辯矣秉筆者似亦知世俗有此傳疑故於諸帝之崩皆未有書夕者而此獨書其微意亦可見矣

甲寅晉王光義即位改名昞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天赦天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擾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閣門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

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以金戈鐵馬問關以有天下不付之子而授之弟者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協堯禹之承舜而太宗獨無是心乎宋史斷曰觀乎太宗之改名則知其心之所存矣太祖初即位加第匡義為時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大哉太祖命名制義之心也蓋光者從火從人火在人上取其光明正大之義也義者事之宜取其處事之得宜也其心若曰祖宗積累之義惟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汝佐之矣君臣一定之義惟汝保之矣賜名寵異恩實具焉蓋欲太宗顧名矣子孫相傳之義惟汝保之矣賜名寵異恩實具焉蓋欲太宗顧名矣

而思義也夫何太宗於踐祚之始溺於富貴遽忘太祖同体付托之重改名曰昞昞者說文煙氣也愚竊以為從日從火日在火上取其明而麗天之象也其心必曰朕既為天子則君賜臣之名不可受矣古者天無二日則取名不可不從於日矣四海既服則太祖之法不足取矣禍亂既平則太祖之謀不足尚矣誓書已成則傳位之恩不足懷矣猜嫌已至則托孤之義不足顧矣夫天地之間君恩為大犬馬之賜猶終身不廢况名諱乎今太宗之所以改之者蓋欲新天下之視聽使天下之人舉在嫌疑之地矣故不數年德昭見疑而自列廷一定則太宗諸孤舉在嫌疑以待人蚊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詩亦曰他人有餘姚許浩曰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誠哉是言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端則影端表枉則影枉其表而求其影之端不可得也太宗即位而詔天下與舉孝弟其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糾察之其意善矣然而柱斧之擲朝廷疑之不喻年而改元天下議之身則不行道矣如人何哉此古之人君所以必率人以行不道人以言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光美即兄子德昭為求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今為武功縣屬西安府武功郡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興元尹今漢中府○以盧多遜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進

封李煜隴西郡公劉錡衛國公○十二月封高麗王高麗國王○

遣馮正如告哀○翰林學士李昉上太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

皇帝廟號太祖天子新崩未有謚故稱太○十二月帝御崇元殿受朝樂縣與懸

而不作大赦改元太平興國

劉氏定之曰太宗即位至是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為元年汲於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己之年號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前年改元為亂世之事太宗褒用亂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殺靈公於走出境而逆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也許悼公癸疾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本為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改死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

未為是事而赦焉故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止也緣其事而立天地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於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追焉此齊孝昭帝演其弟武成帝湛聞之疑其非實使所親視之果然乃喜馳入嗣位未踰年改元胡致堂曰湛之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天子致堂此言其始借以謂太宗也或曰太宗於太祖之妻開寶皇后宋氏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為之行喪於太祖之子武功郡王德昭使之以驚懼自殺斯果可以見其無兄之心矣至於不踰年改元恐未足以見其心乎曰春秋之年號其意顯至隱人所難知其跡甚顯人所易知不存其兄之年號誠由太宗矣若乃與元尹德芳則自歿爾由是孰知其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王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與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既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且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其於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不忘哉吁德昭德芳之死於前而廷美之死於後雖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故同無非太子杜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內官吏○遣使郎官王六蕭古只來弔賀

資治通鑑大全
王六甲尉也蕭古只賀即位也
○以樞密直學士賈琰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此始
○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資治通鑑大全一卷終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二

○宋紀 附遼紀

○太宗皇帝

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初封晉王及太祖崩遂登大寶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崩于萬歲殿諡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葬永熙陵○帝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捨子而立及即位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而城北漢天下復歸于一統可謂有帝王之畧矣然致一弟二姪俱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焉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遼保寧九年○是歲凡三鎮春正月宴貢士于開賢

寺帝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

三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

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又九經

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與

宴貢士
後五十
得五

齊賢 大東 大相 太宗 一榜 及第

同許笏錫宴自為詩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
十事下并分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
祖怒令洩出之及還語帝曰我素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
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選也擇實於
下第實音至置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史臣斷曰太祖待太宗之心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張齊賢而不
自用乃命太宗收用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宏天地疇能若是耶蓋木
祖以天命人歸而得天下後雖傳位太宗俾嗣基業則太宗復傳於
魏王德昭事未可知也向知太祖誠有自為之心鑑于漢高安劉必
勃之語則安得不知也向知太祖誠有自為之心鑑于漢高安劉必
才不能慮則不然也以為天下大業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
誤蒼生也太祖之心非堯舜之心而何故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為念
惟天下而不與焉者

置江南榷茶場推音角橫木並反水也言榷茶者謂禁民賣茶獨官開

酒酷放此○三月加河陽節度使趙並見太子少保○知江州周述言盧江白

鹿洞廬江今廬州府是白鹿洞在廬山南康府五老峯下唐江州刺史李渤

學館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學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

監給本傳之○夏四月葬太祖于永昌陵永昌陵在河南府鞏縣遣耶律敵會

葬○五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如遼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

驍將驍堅克反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

何可勝數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

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

人如此朕何患也○祔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

后王氏配○秋八月初罷節鎮領支郡之制高保寅知懷州懷諫河陽

乞罷領支郡之制右拾遺李瀚復以為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冬十月遣使來賀生辰自

仲甫 不辱 君命

傳書 白鹿 洞 遼助 葬

言帝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是歲以為常

戊寅三年

遼保寧十年○是歲吳越附凡二國春二月立崇文院館于長慶門比謂之西館書凡八萬卷帝即位命於昇○三月吳越王俶來朝○夏龍門東北初立三館書院遷西館書貯焉

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潭泉二州來歸平海軍今泉州府是以洪進為武寧

軍節度使唐天寶初陞徐州為武寧軍今徐州是也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

○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封俶為淮海國王初俶會陳洪進納土

乃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俶乃籍境內十

一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八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獻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帝

以淮南節度管内為淮海國封俶為王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濟

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

沈承禮並為節度賜資遇待冠絕當時

○詩浩曰吳越王錢俶來朝太宗不遣俶請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甲

兵求還不許俶乃納土吾以為太宗是舉非義也蓋俶自太祖即

位以來已奉正朔執臣禮而開寶九年又親來朝既又去其國號但

稱江南國王其視南漢唐蜀外臣而內帝者相去萬萬就使不來猶

將容之况來朝也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比漢矣而獨不及

於俶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土地之廣而不能勝之歟良以其事大之

禮不失而無名以與師也太宗南即位恩信未著而俶以十三州一

軍八十六縣之主單騎來朝志可矜也太宗因入室而歸之彼必懷

德不復二矣今遂番之而強使納土是猶豚既入室而當時四方

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而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而當時四方

惟一俶耳脫再有心法也俶可容乎曰將欲取之豈無其道故俶未
他人新睡太祖之心法也俶可容乎曰將欲取之豈無其道故俶未
朝歸之番其子侍除俶真節度使使遙領之誓終俶世而使之鎮俶
利得鎮必將入奉朝請以求其鎮於子不期其土之納而自納矣如
有異志必將改圖因其改圖而釐罪以伐之
我有辭也尚何患其不得而為此舉措耶
○定難節度使李克勳卒子繼筠嗣○六月詔自今職官受賊雖赦不
得復叙○秋七月隴西郡公李煜卒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

憂不及多取留京貧其言于帝帝命增給月俸乃賜錢三百萬年四十
二而卒贈太師追封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帝召宜問以孔子世
嗣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庸常也調筭度也此唐差後之
庸出絹調出固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為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九月宴貢士于迎春院

已卯四年遼乾亨元年○是歲春正月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

精銳鋒利也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以潘美為北路都

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以郭進

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石嶺關在太原府東北以斷燕薊援師燕國名薊州名周

燕封堯後于薊今順天府是遼遣樺馬長壽樺馬官也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

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比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張思訓

獻所製渾儀司天監學生巴中人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全贇之法創

春秋文曜鉤云帝堯時羲和時渾儀書舜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謂璇璣者謂渾天儀也王審云渾儀義和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

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虞喜云洛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

轉運天定時節作太初歷咸其所製也和帝時詔賈逵造黃道銅儀順

帝時張衡更以銅製於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下室內令司之者

間戶而唱也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二月帝自將伐漢○漢

主求救于遼遼王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葉王敵烈為監軍帥師

赴之○三月郭進敗遼師于白馬嶺遼耶律沙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

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薄音泊絲故曰
薄我先人有奪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
得免○夏四月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
城以圍太原矢石交下如兩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庚

郭進
敗遼
師

治亂
大機

治亂
大機

午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漢主降使
者至城守裨者不納帝怒親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簿甲交
射矢集城上如蝟毛則音胃蝟似豪猪而小少犯之城中危急漢主親
信之臣多亡帝復手詔諭漢主速降當保終始貴富癸未夜漢主遣李
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申漢主率官屬
縞衣紵帽待罪臺下帝賜以錫衣玉帶召使升臺漢主叩頭謝罪帝釋
之己丑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
郎中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

瓊山丘氏曰所謂五季者梁唐漢晉周是也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郭威之代而在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與此自唐末以來乘時借竊者至是始殄滅無餘譬則氛侵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大機也

帝位
遼圍
燕敗
績

○漢劉繼文奔遼遼封為彭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丁卯次
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戊辰次涿州遼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庚午
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攻走之壬申命宋渥等分兵
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
州皆降順州本宋之順具軍今為順義縣薊州本遼之尚武軍今薊州俱屬順天府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
禦之不能支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
梁河在順天府昌平縣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進復戰
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
其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音哲屯定州崔彥進屯閿南劉廷翰李
漢瓊屯定州而還自是遼好遂絕○帝還京以石守信劉遇從軍失律
貶之○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

故不行
大原之賞

太宗
假仁

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又不
行大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還而
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子五人

宋史斷曰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德昭死未踰月乃謂侍臣曰君臣之
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
猶不可間隔况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
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
器重之使之有成然後命繼太祖之業如其質性未純九當茂擇正
人以輔導之使必歸於善而後已今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
原之賞復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
精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眾之言也太宗聞
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眾之言也太宗聞
若蕭王之勸劉縝括技胡之事胡后不使有一毫嫌隙之可則豈
犯太宗之大怒歟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
延美廷若又安可保其令終乎嗟夫太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
能憂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可勝憂社稷
為蔡京童貫所傾欲勝不可勝嘆哉

號揚
無敵

○九月劉廷翰等大敗遼師于遂城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
耶律沙耶律休哥伐宋報圍燕之役軍于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
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將
劉廷翰崔彥進李漢瓊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匡嗣棄
旗鼓遁去餘眾走易州獨休哥整其而戰宋師乃退遼主怒匡嗣將誅
之蕭居力救之免以休哥為南面大王總戎南兵○以楊業為代州刺
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遼人
忌之望見旌旗遂引去初劉繼業為漢主繼无杆太原城東南面頗殺
傷王師及繼无降繼業猶據城苦戰上素知其
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无俾招繼業繼无遣親信往繼業乃比面再
拜大慟釋甲來見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左領軍新大
將○冬十月封齊王延美為秦王

唐辰五年

遼乾亨二年

春正月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

○定差役法

分民戶

親征幽州 敗績 張齊賢上疏 北征 聖人舉事 動在萬全

上四并免 下五并免 ○三月衛國公劉錕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潘美敗源師于鴈門殺其將蕭岵李○秋七月交州亂詔孫全興帥
師討之○冬十月源主自將圍瓦橋關在保定府雄縣為三關之一師陣于水南
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冀州今省入河間也十
一月帝自將禦之癸丑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戊午帝次大名復戰于
冀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昫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
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畧曰
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
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
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自逸以處寧我致人所謂
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

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
故聖人先本人而後末夷安內中以養外夷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
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
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舟陵李氏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十二月遼以耶律休哥為子越○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六年遼乾亨春三月皇子換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康惠

子三人○罷交州師孫全興棄市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籃

士多死轉運使許宣以聞詔班師斬孫全興○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因服丹砂遇毒方奏

田錫
上疏

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庶閣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燄輿歸私第卒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察衆論賢之贈中書令謚文惠○歸義節度使燉煌郡王曹元忠卒子延祿卒燉

古西戎地也唐置瓜州城在今陝西肅州衛城西

○秋九月以田錫為左拾遺錫好言時務既

居諫職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躰者四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躰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

不聞廷事給事中不聞封駁駁者執意不回如色之間雜唐制門下省還之左右史不聞升陞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敢訪以政

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各司其局其三言西苑廣御地而尚書冬無本廳郎曹無本

局元寺三監九寺者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甲鴻盧寓天街之兩

湯君
二去
天植
其性

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紐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周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優誠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避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以一賞可奪邪

河南呂氏曰田錫在大廟朝便既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激而愈堅其操蘊也既擢為知制誥因歲早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實宗益以規畫獻替為已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具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父矣而名不滅自沒之後又受知於嗣皇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初普奉朝請春秋日朝秋朝日聘如古諸侯

柴禹錫及趙鎔揚守一俱以嘗給事普邸得幸王廷美驕恣將有

陛下
豈容
再誤

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言且自陳曰臣忝舊
臣為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託及前朝上表有詎等事帝
於宮中訪普前表得之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
九年非矣乃拜是職○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
壬午七年遼乾亨四年春三月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命
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
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
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
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宋史斷曰趙普以姦佞之言而誤太宗其罪可謂大矣初太宗以傳
國意訪於趙普者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訪之試觀物論
如何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
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言書之言今猶在耳不可忘也

若此則太宗雖有攝位不傳之心亦不容于不止矣奈何趙普患失
富貴狗彘其心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遂使太宗翻然改
圖遷普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為普一
言而喪之矣然則天理人倫既為趙普所喪則宋之國祚天其養之
乎故太宗子孫雖云世有天位引而弗替然至仁宗高宗之於皇嗣
徽欽二帝失守宗祧至于普後亦不聞其有興起者豈非皆由趙普
再誤之言有以致之歟不然何唐李以一言而誤高宗卒致其子敬
業惟于叛逆之誅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捷于影響不亦信乎

○夏四月以竇備郭贊參知政事初帝為開封尹備為判官以推官賈
瑛佞諛於坐此之日賈氏子乃言令
色豈不愧于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備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揚守一
之直至是謂備曰賞卿之叱賈瑛也

○盧多遜免趙普復相多遜心不自安普
為樞密都承旨賞上秦王廷
美之變也

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薦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
交通秦王事帝大怒下詔數其罪責授守兵部尚書○罷秦王廷美官
流盧多遜于崖州多遜既免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
盧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

官趙由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宴駕天子當宴起早作如或崩而晚出也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

合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欲上帝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建美多遜咀咒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

徙其家屬其親于遠裔多遜赴貶所食于道旁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曰嫗自何來乃居此嫗輦蹙曰我本中原上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街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

落中谷彼盧相者姑賢怙勢恣行忌七終當南趙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趙白樊德明聞密王繼勳趙懷祿闢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

落皇女公主之號○五月崔彥進敗遼師于唐興○定難留後李繼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因陳其諸父昆弟多相讎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

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關四州既來歸

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燕今順天府雲州今大同府十六州謂幽薊瀛莫涿檀順媯馮新武雲○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符上言廷美不悔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即貶房州以閩茂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曼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

春州盧多遜之流崖州時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上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慶餘卒春州今肇慶府陽春縣是○潘美敗師于鴈門○析御卿敗師于新澤○

六月定難都知審落使李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繼遷李繼捧族弟聞發總麻親赴汴乃詐

像以乳母死出壘下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言乳母死出壘下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主侵滿城遼主至蒲城戰不利遼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兵使善補為伏

馬之役責以柴只復以走宋帝勿責之奚氏遇敵而退以劔背擊之撒合雖却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

取秦王廷美為房州

慶餘卒春州今肇慶府陽春縣是

言乳母死出壘下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

合雖却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

○秋九月遼主賢卒于黑山子梁王隆緒立尊母蕭氏為太后治國事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衛兵遼主有疾命南院樞密使韓德讓南院大王耶律斜軫奉遺命立長子梁王隆緒而殂諡曰孝誠康靖皇帝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是為昭聖皇帝國事皆決於太后蕭氏后以德讓總宿衛兼政事令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平章事

史臣贊曰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湯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而不能救其亡為不知權云

○冬十月實備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十二月高麗

王由卒第治立○是月戊午朔日食

○癸未八年遼復國號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春正月曹彬罷以王顯弭德超為樞密副

使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覲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乘

傳以木為之長尺五十畫符其上又以一版皆封以禦吏印章所以為言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一馬為輶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草馬謂之驛騎以急

變聞於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帝信之乃出彬為太平節度

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以宋琪參知政事○遼以耶律休哥為南京

留守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脩武備邊境大治

史臣斷曰遼聖宗殘祚四十九年善行層出令名無窮蓋賢臣輔佐之功而休哥其首選乎休哥守南京輯安邊境且其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此文武全才史氏稱其配古名將言夫

○三月置諸王府翊善及侍講○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于瓊州德超

以不得樞密使怨望詰王顯言頗侵帝詔奪官秩禁錮禁錮者禁止錮

而不得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受誣待之加厚○五月交州將黎桓逐

復用曹彬叙用也

其晉後丁璿而代之○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顯既拜帝語之曰卿世

其晉後丁璿而代之○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顯既拜帝語之曰卿世

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二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河南富氏曰大臣不知學則暗於大體王顯一武人雖以才力任人

○**主復國號曰契丹大赦改元統和**○**兗州父老請封禪不許**封禪

曰封增土之高歸功于天禪闢廣土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八月石熙載罷**

史臣斷曰宋初大臣最寡過者石熙載其一也熙載惟忠實遇事盡

職可謂一賢大夫矣史氏以宋治之日盛而歸功此輩宜哉

○**冬十月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武勝軍今南陽府鄧州

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壘泉下帝為之動

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

務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

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効犬

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事

宋史斷曰正人在位則朝野為之肅清邪人專政則邦國為之珍瘁

善於太宗謂普初無立上意上意稍疎出居河陽普復相位乃奏多
遜謂陛下萬歲之後當以天下與魏王不當立太子復教李符告太
子怨望李符又薦弭德超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以諸曹彬于
時諛謗沸騰貝錦交錯而國政為之濁亂矣既而趙普罷黜多遜流
崖州李符德超從嶺表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以相位未定頗為
多遜解釋復以李昉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
密院兩制之臣皆文學適用之人操履方潔之士由是謫言遂息而
朝廷為之肅然矣嗟夫一正人用而天道為之開明一邪人進而元
氣為之蔽塞故世之治與不治乃政之立與不立不在乎多議在乎賢人君子之用舍而已矣

嘗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
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
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
亦當簽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
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
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

此子亦參政

蒙正雅量

開卷有益

詔求遺書

廷美卒

弗知之為愈也人服其雅量○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
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
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
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為滿以字學

甲申雍熙元年

契丹統和三年

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

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宋立三館謂昭文館史館秘書館是也遺佚尚多乃

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甄察也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

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帝弟涪陵

縣公廷美卒于房州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進封為涪王

涪音浮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李

穆卒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帝聞其卒謂侍臣曰

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宋史斷曰秦王廷美卒雖謚曰悼太宗無一言以及之參政李穆薨既臨其喪復嘆曰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太宗何忍于彼而戚于此耶蓋趙普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遷于房州既聞其卒則喜其莫予毒也已故不及之李穆參知政事方將倚用遽聞其卒是垂所望矣故深嘆之然廷美之於太宗猶叔段之于鄭莊也叔段以完聚而見伐廷美以怨望而南遷廷美之禍未有若叔段之顯惡也大宗宗宜以叔段為戒加恩撫宥使不至於取敗則亦庶全同氣萬一之恩矣夫何以李符一言遂使卒於遷所是誠太宗之負誓書非廷美之負太宗也李穆操履方潔文學適用太宗所以重借之者蓋欲異日命之為相資其輔佐之功耳然聞為相者無他奇策在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天下於正矣伊尹之所以相木申者此道也周公之所以輔成王者亦此道也李穆自太祖以來歷事兩朝不過判事精敏豪右精跡人不敢干以私未聞其有正心之學則寧有坐視太宗皆盟之失而不盡其一言乎是知太宗之重李穆非重其有骨鯁之直特重其有繩下之直耳何使李穆果如魚頭參政太宗欲遷廷美而穆切諫不泄則其薨也太宗豈復惜之哉

○三月以楊延慶等為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内多瑞

訓人後徙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章帝巡行聞之輒賞賜錢穀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

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冬十月賜華山陳搏號希夷先生太平興

國中搏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

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

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

黃白之事黃白之術丹竈之事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

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吐納養

其文然皆秘其要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

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

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

號放還華山尋卒搏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

勤行 無出 此

號放還華山尋卒搏亳州真源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

餘年乃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一月召至汴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命為諫議大夫不受遣還華山

○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于地斤澤走之獲其母妻而還○十二月徙封淮南國王錢俶為漢南國王○立德妃李氏為

皇后后處緇州刺史○賜京師大酺三日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眾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會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

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宴自樓前至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開封諸縣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百貨於道

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群臣於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顏師古曰酺音蒲布也王者布德大飲酒也

乙酉二年契丹統和三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于葭蘆川葭蘆川在延安府城北今之葭州是也遂襲銀州據之○夏四月宴群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賞花曲宴賦詩自此始○九月楚王

無佐有罪廢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延美遷虜州無佐力救焉延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對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詔廢為庶人均州安置

筆斷曰甚矣天理之根于人心而不可泯也天理人心之發見不在于患難顛沛之間必出于骨肉死亡之際若衛壽子漢惠帝宋太子

元佐是也衛宣公將殺伋子使盜待諸隘壽子知之載其旗以先盜殺之伋子至盜又殺之呂后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

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乃太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初秦王廷美得罪無佐獨申救之廷美死非其分遂感心疾嗟乎壽子不忍其兄見殺而

以身代之伋子痛弟死非其分遂不圖生其良心感敵雖千萬載之下尚能使入聞而墮淚至于趙王如意高祖嘗欲立之矣自常情言

之孰不以趙王為惠帝之讐人所不當恤者也然惠帝觀乎人彘則悲號成病歲餘不起其仁心之正為何如哉秦王廷美太宗之弟昭

憲亦嘗許之傳位矣自嘗情言之亦孰不以為廷美之子元佐勢不兩立尤當忌之者也然廷美得罪而元佐申救備至及聞其死亦感

無佐有罪廢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延美遷虜州無佐力救焉延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對曰若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詔廢為庶人均州安置

筆斷曰甚矣天理之根于人心而不可泯也天理人心之發見不在于患難顛沛之間必出于骨肉死亡之際若衛壽子漢惠帝宋太子

元佐是也衛宣公將殺伋子使盜待諸隘壽子知之載其旗以先盜殺之伋子至盜又殺之呂后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

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乃太哭因病歲餘不能起初秦王廷美得罪無佐獨申救之廷美死非其分遂感心疾嗟乎壽子不忍其兄見殺而

以身代之伋子痛弟死非其分遂不圖生其良心感敵雖千萬載之下尚能使入聞而墮淚至于趙王如意高祖嘗欲立之矣自常情言

之孰不以趙王為惠帝之讐人所不當恤者也然惠帝觀乎人彘則悲號成病歲餘不起其仁心之正為何如哉秦王廷美太宗之弟昭

憲亦嘗許之傳位矣自嘗情言之亦孰不以為廷美之子元佐勢不兩立尤當忌之者也然廷美得罪而元佐申救備至及聞其死亦感

賦詩 繼遷 據銀 州

而成善其仁心之大又何如哉故以惠帝元佐之事觀之則其良心發見天理昭然有非人欲富貴所能奪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蓋可見矣然則向使惠帝元佐之良心不為驚悸悲傷所壞以至聖敬日濟君臨天下則其仁民愛物之心庸可量乎惜乎懷于早年天奪其善不能見其有成耳噫此非漢宋之不幸乃蒼生之不幸也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宋琪柴禹錫免

丙戌十年和四年春正月曹彬米信潘美帥師伐契丹賀懷浦將兵屯

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

事請乘其釁以取契丹帝然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

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

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雁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

鴈門 ○李奎罷 ○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固安縣名今屬順天府及涿州殺其將

賀斯復會果信敗其師新城 ○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丘飛狐縣名今屬華昌縣

潘美 克 朔 雲 州 屬 大 同 府

重進攻飛狐連敗契丹之師獲其招安使大鵬翼等飛狐守將呂行德舉城降進圍靈丘降之 ○潘美克契丹靈丘縣名今屬雲州朔州朔州今屬大同府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遂攻雁雲州皆克其城 ○岐國公陳洪進卒 ○夏四月田重進克契丹蔚州重進屢敗契丹

之師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殺其大將以城降 ○五月曹彬及契丹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岐溝在順天府涿州城西南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

趣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今順天府不暇接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

勢大振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州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脇餘眾晝則以精銳張

其勢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在保定府城東今雄

縣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

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援白溝河在真定府高縣治南一名泆水與采信會時

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蜂起言起兵者衆如蜂之飛起也彬不得已乃復裹糧與采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

輕兵薄宋師伺其蓐食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救不

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之井漉淖音潤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時

方炎暑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羅口東將大兵

應援賜休哥旗鼓杓窰印以督將士窰烏底反杓窰鷲鳥總稱以為印

之與金魚待銀牌畧同而自攻涿州復之彬信失勢休哥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

關宋師敗績冒雨而退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拒馬河舊有順天府霸州治北今徙流州治南

岐溝之敗

岐溝之敗有三

休哥引精騎追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休哥引兵復至宋

師方瀕沙河而鬻聞之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

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宋弱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

引兵還封休哥為宋國王而歸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

重進屯定州浦美還代州徙四州吏民分宜河東

本中呂氏曰岐溝之敗有三平河東後三出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之父子而贊成于王顯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詔旨三也

初議與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樞密使王顯張齊賢

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不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契丹耶

律斜軫復取蔚寰州契丹諸路兵馬都統耶律斜軫將兵至定安西宋

先鋒將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于五

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宋師救之斜軫遣都監耶律顯子伏兵險

既以待城中兵聞救至突出斜軫與顯子前後夾擊宋師大奔斜軫追

楊業
陳家
谷死

至飛狐宋師又敗死者二萬遂取蔚州令圖與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
潘美復帥師往救與斜軫戰于飛狐宋師敗績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
戰於陳家谷敗績死之契丹復取西應州及諸城潘美既敗于飛狐
乃引兵護西應州朔四州內徙吏民南還至朔州狼牙村聞耶律斜軫
已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
號無敵今見敵逗撓而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
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
行榮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邊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
擊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功報國耳今諸軍責業避敵敢尚自愛乎因
指陳家谷口曰諸軍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
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美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
復都部署蕭撻懶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

詳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
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又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引兵
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
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乃
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
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
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
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
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眾感激遂皆戰無一生還
者於是守雲巖朔等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盡復取之
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侁名

一動名

史臣斷曰楊業不食三日而死何不強食以圖再生而立功耶蓋業非無此志奈病劇不能食耳春秋之法凡遇死于師者輒大書以褒之業之父子亡軀徇節誠可嘉哉彼王洗姦佞忌功害業而誤國不足責矣獨怪潘美之賢乃不制旆而放業豈非美勳名之一玷乎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崔彥進米信為諸衛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令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冬十月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丁氏由是遂亡○十二月劉廷讓及契丹主戰于君子館敗績契丹耶律休哥誘執賀令圖以歸遂陷邢深德三州而去先是休哥紹賀令圖曰南朝令圖信之私道以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得見維州賀使君令圖意其求降欲擅其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令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張而執之邢州今順德府深州今真定府安平縣深州今屬濟南府○張齊賢大敗契丹于玉鐙堡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神衛都校馬正禦之

齊賢代州之捷

烈熾燃燭

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膺畏懦保堡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遂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州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烈熾燃燭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旱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宋於房州置保康軍○李繼遷請昏于契丹契丹以耶律襄女歸之先是二月繼遷降于契丹契丹封為定難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至是又率五百騎詣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乃以妻之

丁亥四年

和五年

春二月改封漢南國王錢俶為許王○以李繼捧為

崇信軍節度使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知朝中事乃出之

戊子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春正月帝耕籍田赦

○二月徙錢俶為鄧王

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為

穎改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相位當

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遂罷昉為右僕射昉和厚寡怨在

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

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思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

怨之道也

史臣斷曰李昉宿德舊臣為太宗所倚任將順德美脩明庶政史氏以古之卿士阿衡為比矣而胡旦營求驟進教翟穎以詆之於是里王繼恩之黨謀廢真宗且晚年黷貨干擾州縣史氏乃以列於儒林

笑謬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為樞密

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

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

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

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加其無隱普聞國元老蒙正以後

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呂氏本中曰趙普之再相與初又相不同者蓋太祖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也歟

○賜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為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

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加賜遣焉○內侍侯莫陳利用以變幻之

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商州○秋八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帝輟朝七日御正衙備禮追封為**奉國**王謚忠懿命使護喪塋洛陽俶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自奉其儉素好書善吟性謙和未嘗忤物世以是重之七子皆貴顯

史臣斷曰按錢氏武肅王鏐破黃巢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及其孫忠賢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竟能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故其民賴以永安及宋受命平蜀平江南平河東竭天下之力惟異越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奕世忠孝富貴魚窮蘇子表忠觀碑論之悉矣讀史者其合而考諸

○契丹主復取涿州冬十一月遂陷祁州○契丹初置貢舉

已丑二年契丹統和七年春正月契丹主陷易州而去○夏四月不雨五月戊

戌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兩○慧出東井杜預曰慧所以除舊布新也音以義反正義曰慧妖星光

芒偏指如慧者也春秋鉤命決宋均注云慧五慧也色蒼則王侯破天子若兵赤則賊起疆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决賊處三起楊韓占云其象若竹慧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灾深短小見不久則灾狹也晉灼曰東井經星在秦分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元帝避正殿咸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歲慧命包云以井八星主水衡事帝避正殿咸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歲慧

戒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當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

宋史斷曰孰謂天意不可回乎人情修于下則天道正于上矣太宗端拱二年夏旱自二月至五月不雨錄繫囚遣使分路决獄是夕乃雨秋七月慧出東井凡三十日上天避殿戒膳八月大赦是夕慧没天人感應之機何若是之速耶蓋天之於斯民也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天不能自育必命人君而育之天不能自治必假人君而治之如春而生夏而長秋而遂冬而成動息得宜小大得所使其成遂有生之樂斯則天祐下民之意也苟或政理乖和同恤民患重之以賦歛因之以繁刑民術於冤獄與于濫天安得不降災旱及垂象緯以警之

乎木宗克明天意脩德悔過明决庶獄德政一新霖雨乃降至于
出東井太宗復惕然警懼咸膳徹樂單布恩青慧亦尋滅故德之修
於下則天之應於上天人相感勢若轉丸初未有毫髮之儲爽也史
書是夕雨是夕慧沒豈無意歟或曰古之人君亦有增修德政以讓
天变者矣然而天亦不為之悔禍者何哉蓋太宗有畏天之敬恤民
之心而功多於過故能禱而即應也若夫慢神重民恟心縱欲一日
之善不足以弭千日之災禍既稔矣夫何與焉惜乎太宗執德不弘
信道不篤曾不踰月復致呈旱之变而出田錫於陳州可以見木宗
之政弊克

○尹繼倫大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徐河在保定府滿城縣南朝廷聞契丹復至

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契丹于越休哥聞
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比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通領兵徼巡路遇
之休哥不顧而退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
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衝枚以躡之
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

黑面大王
可決然而死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
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
將戰繼倫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
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
氣契丹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境兵少
息焉

繼倫
奇功
河南富氏曰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虜眾數萬可謂奇功也太將盡
上其狀太宗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恩賞如是不惟繼倫
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勸也

○庚寅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春正月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江州今九江府初江州
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
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

子昉之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國七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子競競之世子孫益眾嘗苦乏食至是知州唐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督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畜音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詰念反食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他弔反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群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歎獎

史臣斷曰陳競乃南朝陳宜都王叔明之后也夫陳之立國始於武帝之篡奪終于後主之荒淫不過三十三載而滅焉宜都一裔預于孝義相傳歷隋唐五季以至趙宋而子孫富盛如此然則福祿之綿促出於善惡之類應即此而觀之可以例其餘矣

○夏五月鑄淳化元寶錢○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為夏國王

旱蝗 焚自

寇隼 直言

賜姓 名趙 保吉

○辛卯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詔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旱之證蓋形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帝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泗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泗泗頓首謝○秋七月李繼遷降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名曰趙保吉○九月

呂蒙正罷王沔陳恕免以李昭張齊賢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
○王顯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知樞密院事同
知樞密院事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
姓名曰李繼捧○彭城郡公劉繼元卒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彭城
徐州

壬辰三年契丹統和十年春三月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頒天

下○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大賤則增糴以貯之俟歲饑則減

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秋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

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剛毅

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脩文
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

置常平倉 趙普卒

半部論語 致太平

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焚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
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
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為
子弟求恩澤後益忠獻封韓王

冊陵李氏曰趙中令陸推呂蒙正之晚輩稱呂端之為台輔器皆得
其用而陳橋之事普實定策未嘗以勳舊自伐亦難能矣獨廷美盧
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君子惜之伊尹相成湯傳說佐武丁周
宋史斷曰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傳說佐武丁周
公輔成王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尚功利之詭謀黜先王之大道遂視
至強秦吞併六國而獨任李斯尚功利之詭謀黜先王之大道遂視
伊周相業若魚益世用之虛文矣漢興高祖入關蕭何繼以相國封府
庫收圖籍除秦苛禁與民約法三章而天命歸于有德繼而陳平為
相乃曰宰相之任在乎調和鼎鼐燮理陰陽錢穀之數非所司也丙
吉以方春氣和不問道傍死而復明耳諸葛亮治蜀幾數十年人咸
能知其大體正若餘燼既滅而復明耳諸葛亮治蜀幾數十年人咸
稱其有經國之才惜乎值於厄運終不能見其施設魏晉以下寥寥
然愈不聞其人矣唐之魏徵慨然以諫諍為己任耻其君不及堯舜
義明道合遂成貞觀之治然亦非純於王道者也爰及趙普初以掌

書記事太祖范質求退普遂入相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史臣稱之曰韓忠獻公獨相三十年始終不能其魯安殺沈毅果斷每事寬大贊助居多真開國之元勳似乎許其功業之大而世茂以加矣嗟乎史臣之稱乃一時歸美之詞非萬世不易之公論也蓋相者聖人之任天吏之稱乃自古以來聖人之德莫盛于孔子孔子之言莫明亦何足以當其任自古以來聖人之德莫盛于孔子孔子之言莫備于論語論語者誠脩齊治平之本也故聖人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顏淵問為邦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若此者何莫非治道之言使趙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又豈不可踵伊尹傅說周公之後塵乎觀其嘗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太祖及以睡眊中傷人甚多是不知親吏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遺親吏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以私憾竄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謀國之功則優論其為相之道則未也或曰普之為相固未能盡其道矣世之為相者當如之何而取之愚曰若蕭何之書法陳平之智慮周勃之重厚丙吉之大怒俾致君澤民之功無一毫之不善斯亦可以居相位矣若夫以文勝戒質之姦諛而當聖賢輔相之大任是猶有一木以支大厦操孤舟而航瀚海安得不至於傾覆而取滅亡之禍哉故為人君者與其非人而

傷國家之元氣不若待其人而致天地之中和也

○八月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終南山名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放洛陽人沈黙好學

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之曰勸汝勿聚徒講學果

為人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

史臣斷曰宋史隱逸傳序所褒者首推陳搏所貶者首及种放按放以虛名詭行遭際太宗真宗過寵其事真宗則泛封泰山從祀汾陰槩以逢迎為術及祿賜既優裝飾輿服強買良田良田親詬驛吏規寺廩給惡乎其為隱逸也

○冬十一月闍婆來貢闍婆國在海南先自宋元嘉中朝貢中國後絕不通至是其王穆羅茶遣施堪來貢且云中國

有真主故來耳○契丹伐高麗遣蕭恒德伐高麗高麗王治遣使奉表請罪契丹主詔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

癸巳四年契丹統和十一年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封黎桓為交趾郡王

○青城民王小波作亂青城縣名今成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

自後任事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

蜀中盜起

高節其

李士之職清要貴重

分天下為十道

士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兼平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蓋糴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聚眾為亂且曰吾嫉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彭山縣名今屬眉州殺縣令齊元振旁邑響應焉○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六月張齊賢免○張遜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分天下州縣為十道十道謂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呂蒙正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

事○周太后符氏卒○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州永康軍

永康軍今成都府灌縣是也衆至數十萬李順小波妻弟也

甲午五年契丹統和十二年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奔梓州梓州今

也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趙保吉寇靈州以李

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歸于

京師保忠聞李繼隆將至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

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繼隆入夏州執保忠送汴京待罪帝詰責

而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夏四月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五月王

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之

嘉州今嘉定州戎州今叙州府渝州今重慶府瀘州今瀘州忠州今忠州萬州今萬州開州今開州○八月以王繼恩為宣

政使初中書以討蜀寇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

擒趙保忠

張詠
激平
蜀盜

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
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以授之○以張詠知益州得便
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
剽掠恣橫餘寇勢復張大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餞之舉爵屬軍校
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
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九月罷權酷○
契丹尚父室昉卒昉自保寧以來尚父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故周
武王尊呂望為尚父保寧邊景宗年
號為相與韓德讓耶律斜軫同心輔政務在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度
脩明國無異議○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
立馮拯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復敢言者寇準自
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天下者神明之器也神器
者即易係辭聖人之大寶

曰位是已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
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
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
封尹封壽王帝第三子也以寇準參知政事

本中呂氏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
權蓋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非正之也準之一言真
萬世法不徒見于景
德禮淵之一役也

乙未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二年春正月契丹韓德威侵邊折御郾敗之于子

河○二月宿翰等至嘉州獲張餘蜀盜○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

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朔方郡名今陝西寧夏衛是也諭中書選才

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召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

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

蜀盜
三問
三以
其人
對

蒙正
氣量
如我
不

呂端
大體

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以呂端平董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敢當○何承矩敗契丹于雍州注見前○開寶皇后宋氏崩遷梓宮於故國謚曰孝董皇后○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徐州開寶皇后崩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已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秋八月立壽王元侃為太子更名

立太子
太子
心屬
太子

恒太赦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許浩曰太子之拜師傅禮也至沆雖兼太子賓客然詔使拜之則待以師傅之禮固當受也當受不受則既不能以禮自處而又不能以禮處乎太子矣欲成其德豈不難乎或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至沆皆貴貴也如之何其謂之曰太子非君之比以分而言固貳君也若以禮言則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也教之以君子與臣之節可以其知學而以古人之所以教世子者教之則太子必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節已所當盡而拜安於拜矣彼安於拜而吾受之夫豈過乎然太宗亦特隆之以虛禮而已使能正乎師傳之名而復極乎天下之選以備其職而出則有保入則有師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委任而責成之使其所見所聞所行無非正事正言正道則一人元良而萬國以貞矣其所成就豈但為真乎

○九月封拜河蠻酋四夷附錄曰拜河本西南夷古越侯之國也漢武帝通之始置為郡今馬湖府是也酋魁帥之稱

龍漢瑋為歸化王其部凡十一州皆依山險以寇掠為事○契丹置義

倉○契丹冊王治為高麗國王治遂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十

二月契丹韓德威侵府州府州今延安府府谷縣是也折御鄉禦之卒子師詔以其

子惟正知府州事德威聞御鄉至不敢戰會疾甚母密召之御鄉曰世

死于軍中乃其分耳忠孝豈兩全太夫人無念我泣下翌日卒

丙申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當

進用善良博詢眾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然謗無由生矣○夏四月李

繼隆等帥師討李繼遷○秋七月寇準免○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

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汴州北界吐蕃領姑藏

神鳥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三萬城周回十

五里李執所築久不○八月李繼隆不見虜而還范廷召遇李繼遷于

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為白池敗之○大有年

丁酉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春正月張洎罷○以温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

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堯孝章皇帝于永昌陵○分天下州軍為十五

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淮南荆○二月帝不

豫始決事於便殿○三月癸巳帝崩於萬歲殿

新安胡氏曰帝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

重雖宰臣侍從為師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置三

司使以理財嘗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不以道違惠養庶民之意豈

中書
政本

分天
下十
五路

太平
有道
令主

崩但遙見殿上燭影搖動及聞大聲汝好為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
疑而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于趙普逮太祖宋皇后崩群臣
不為成服王禹偁以為言出知滁州其於人倫之道未為無慚焉至
于諸貳之建決于寇準之一言為天下得人何以尚于此哉
鄭伯乾曰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密誘軍校以天子寄
位於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已抱天觀見以筭公議之口復相
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弒兄之跡難欺怒姪弟則
援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已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然致治之
美亦有可取者焉○又曰宋祖之淫天下猶唐高之得天下也唐高
以子世民宋祖以弟光義世民相持久之亂而以兵取之光義欺主之
弱而智取之非與其機巧不露是唐高宋祖非本欲取天下因弟
謀而取之也非就緒而與其機巧不露是唐高宋祖非本欲取天下
宗故自負其功而欲身踐其貴弒兄殺弟事所從起宋之天下造于
太宗所造亦冀身親天子之尊弒兄殺弟事所從起宋之天下造于
之賊宋之太宗猶唐之太宗也唐祖以子世民而得天下世民以天
下之義而害同氣其迹顯其事明人所共知宋祖以弟光義而得
下光義亦以天下之故而害同氣其迹顯其事明人所共知宋祖以
言之以此雖然宋祖高與二太宗同則同矣不能魚辨焉何也唐
高之治已不足以其罪惡實浮於宋祖之德復過之宋太宗之行政亦
成於唐太宗而其罪惡實浮於宋祖之德復過之宋太宗之行政亦
宗也此又不可不知此條係新增

呂端
恩鎖

太宗
知謂
端

皇太子恒即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
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
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給繼恩
使人書閣遂鎖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
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
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群
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卒群臣拜焉

呂中曰王繼恩以奄宦而故禍于內李昌齡季繼勳以大臣而羽翼
於外高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
之孤幾何而不為扶蘇也耶幸而托浮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
于下持正不屈足以過其私於上而以此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
殿下升視降拜猶其知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巷太子之
召不召沂靜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勿獻祥瑞

○契丹封李繼遷為西平王○夏四月尊皇后曰皇太后赦○以李至
 李沆參知政事○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為南平王○五月討謀立楚王
 之羅貶李昌齡為忠武軍節度使軍司馬忠武軍今西安府同州是也降王繼恩為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潯州今廣西潯州府是也李繼勳以使
 相赴陳州而釋其餘黨○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后宣徽使守文之女太宗為帝聘之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詔諸州勿獻祥瑞○復封兄无佐為
 楚王○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使○以孔世延襲封文
 宣公雍熙中伐契丹孔宜督糧餉溺死于拒馬河世延其子也○冬十月葬永熙陵永熙陵在河南府鞏縣西南
 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高麗王治卒姪誦立○十二月
 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也李繼遷請降名趙保吉
愚觀太宗沉謀英斷儉動納諫憫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
 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過卒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若夫太

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力喪後世不能無說焉

資治通鑑大全卷之二十九

三寶通記卷之九

三



